

【亚文化】

流动的“灵韵”：当代青年的城市漫游与生活共同体建构

曹国东 毛瑀涵

【摘要】“citywalk”作为一种城市生活新风尚，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意图重建都市生活共同体的行为实践。文章结合本雅明对城市现代性的论述，以城市漫游者的自我和他者实践为基础，深度剖析青年漫游者的漫步行为、发生过程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结果表明，面对加速社会和城市空间流动性表征，当代青年将漫游作为一种社交仪式和情感再生产过程，在身体节奏修复和街道游荡中重新感知城市时空结构，维系社会关系，主动构建起富有生态性的都市生活共同体，从而激发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也要辩证看待青年漫游现象，警惕消费主义的吞噬，鼓励青年群体真正深入城市生活，实现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关键词】青年文化；城市漫游；文化想象；生活共同体

【作者简介】曹国东，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毛瑀涵，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研究》（京），2024.6.85～92,101

一、引言

“citywalk”最早在伦敦、巴黎、柏林等城市兴起，如今成为中国青年群体徒步探索城市的休闲方式。相比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出游、打卡旅游景点的“特种兵式旅游”，它更强调绕开人群、避开热门景点，深入到城市的街巷、情境和空间中，漫无目的地游走^[1]。“citywalk”可以是散漫地探索一个陌生的城市，也可以是在漫步中重新感知自己长居的地方。这个以步行为主要特征的青年文化最早在小红书兴起，后随着各种节假日的到来在各个平台迅速爆火，并在2023年“十一黄金周”热度达到峰值。“citywalk”的爆火是社交媒体推动下，青年对潮流时尚单品追求的结果，更进一步看，青年群体选择用徒步的方式探索城市也折射出当下都市青年群体生存空间的困境。

现代化社会中对时间的精细化追求，致使城市空间从一个连贯的、丰富的整体概念被切割成了一个在层次上断裂的点与点的集合体。同时，数字媒体中商业化因素对城市形象的挪用，进一步导致了城市内蕴的人文价值和城市生活生态性的消解，城

市原本的“灵韵”在流动社会中渐渐消失殆尽。在这种以效率和功绩为首要判断标准的社会中，时间的不断加速，也迫使着人们压缩自身的空间以掌握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竞争。城市中的个人生活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断裂与矛盾，成为青年群体走上街头进行“citywalk”的契机，这一行为方式恰是青年群体为应对这一生存处境进行的想象与实践尝试。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焦点放置于“citywalk”这种文化现象背后体现出什么样的青年生活方式和社会动因？青年群体又是如何展开空间实践和文化想象的？借此探析城市青年如何在城市漫游过程中处理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以重拾对城市“灵韵”的感知，并由此深入理解青年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现实问题 and 价值观念。

二、青年的“附近”与漫游实践

1. 城市“灵韵”与青年的地方感

“一旦空间获得了界定和意义，它就变成了地方”^[2]。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对地方的概念意涵进行了相应的论述，地方是人的感官与空间互动形成的经验并经由大脑反思后的价值凝

聚之处,它是人在历史长河不断流动中的暂停休憩之处,让人们在空间中自由驰骋却始终不忘的遥远的、曾经的亲切。“城市”作为人类群体获得经验的基础空间,是重要的地方意象,其承载着个体与周边事物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持续且稳定的能量流与情感流。“城市”因为其内蕴的这种人文价值,而拥有了本雅明笔下那种“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的“灵韵”^[1]。吊诡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生产结构调整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导致了人们这一共同生活的空间性质的变化,原本以人际关系为连接的“城市”变成了功能性的“城市”。在对人类欲望不断满足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脱离了其内生性的历史轨迹,朝着一种工具理性方向发展。“城市”生活中人文氛围无法持续留存,导致了城市中“灵韵”的消解。特别是在当下,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影响城市“灵韵”的一股新力量,数字技术对城市形象的影像复制导致了城市形象的商品化,致使城市的“灵韵”进一步被消解。

城市的人文氛围与个人的地方感形成紧密相关,通过对个人地方感的考察可以窥见一些城市“灵韵”的踪迹。但在当代流动的城市社会生活中,个人对城市依恋所形成可持续“地方感”,在工业化和数字化的作用下变得不稳定和短暂易逝。探讨在这种时代特征下“地方感”形成的可能性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点。一些文献将数字技术与“地方”“地方感”等概念联系起来,旨在探索流动性社会对“地方感”产生的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地方感”,例如研究数字游民通过短视频打卡实践,完成地方经验建构、意象生产和情感疗愈,从而实现对地方从物质现实的表层接触到精神情感的深度交互的转变^[4]。新媒体这种流量的聚集、地方景象选择的功能形塑着新的“数字地方感”^[5]。作为使用者的青年数字游民,他们借助媒介,实现了从“属地认同”到“属人认同”的“流动地方感”的建立,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追寻^[6]。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网络中形成的“数字地方感”反过来也会作用于现实的城市空间与文化^[7]。这种数字技术下的“流动地方感”为现代都市“灵韵”的重赋提供了可能性,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关键在于“流动地方感”下的人们城市生活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

的表征性空间类型。

同时,在这些研究中都将青年群体视为“流动地方感”构建与实践中的主要群体。面对持续变动的新环境和新的技术因素,青年的具身实践与他们通过数字技术获得的经验性认知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为恢复实践与认知之间的平衡,亲身感知周围环境成为青年群体重建“地方感”的关键一步,而“citywalk”即是青年在实体空间中,主动通过步行漫游来发现城市“灵韵”的具身实践。本文将立足点放于此,探讨青年群体如何通过城市漫游的方式重新构建城市“灵韵”,建立自身的“流动地方感”。

2. 漫游与青年文化

“城市漫游者”的概念源于本雅明对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阐释,“……他们是大城市的产儿。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8]。本雅明笔下的“城市漫游者”企图在资本与大城市的环境中通过主观想象创造一个与现实平衡的“边缘性”的空间据点,而漫游则是他们窥见社会肌理使自己逗留其中的方式。张晓晨认为本雅明《抒情诗人》中作为密谋家占有策略的波德莱尔式漫游者的漫游行为与索亚笔下作为“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凝聚与混杂的隐秘存在的“第三空间”有相通性,特别是在“边缘性空间”的占据中达成了内在的一致^[9]。青年象征着一种社会变迁,他们往往能最先窥视到新事物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变化,青年群体与漫游者有着自然的身份连接。

目前对漫游、步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物质性视角分析城市空间对步行的影响,分析城市空间中物体作为扰乱行走节奏的力量,进而影响我们的空间方向^[10]。也有研究关注城市布局对行人在开放空间步行的吸引力,此类文章多从步行和城市空间的互动来为城市规划提供理论支撑^[11]。二是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出发,探讨城市中作为抵抗的漫游行为实践。如有学者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视角出发,探讨运用城市漫游的不规划时间、减少工作量、媒介断连等一系列减速实践来恢复自身和谐节奏^[12]。也有以惯常环境下的城市微旅行行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漫步对加深城市的历史人文认识、重构日常环境实现身份认同的作用^[13]。同时有文章探讨视觉政治视角下青年漫游者的权力争夺,例如有学者

研究青年漫游者如何在城市空间漫游^[14],或者运用媒介技术来漫游城市空间从而争夺权力^[15]。还有从德塞托的日常实践中的步行来揭示城市中行走的诗学与政治学^[16],以微观抵抗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背后的批判关系。本文将顺延第二种研究视角,聚焦于“citywalk”作为一种青年文化现象,探讨文化背后青年群体的心理与生存处境。同时,区别于先前从群体日常行为的微观视角出发的研究,将关注点置于微观之上的中观层次,关注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漫步的实践与文化想象同周边产生联系,并与更广泛的城市生活联系起来。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的路径。一方面,青年属于异质性较强的群体,为了能获得多元化的“citywalk”实践过程,主要通过访谈法来获得第一手经验材料。本文选取了30位(见表1)年龄在14~35岁的访谈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对“citywalk”的理解和想象、访谈对象的“citywalk”经历以及揭示出的物质和精神价值。另一方面,笔者基于自身“citywalk”经历记录民族志日志,辅助于理解青年群体的城市漫游实践。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的自传式个人叙事,这种个人叙事对个人亲身经历进行描述并对个人的文化经历进行反、思性说明^[17]。本研究中,笔者以自身城市漫游为经验对象,详细记录所观所感所知的各类材料,与访谈文本形成配合,并将用于具体分析中。

四、时空再造:青年城市漫游的感知体验

时空感知的断裂是青年群体“地方感”消失的重

要原因,对城市的感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体从与自身附近的人和事物的互动中获得经验,形成自身感知时空的节奏,从而与更大范围的世界产生联系;二是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关于城市的间接知识,从而形成关于城市的意象。在“citywalk”的过程中,青年群体通过漫步修复自身节奏,恢复对周围实体空间的感知,并投身于街道的具体城市情境中探索与串联断裂的城市文化踪迹,以此恢复自身叙事的连贯性,实现现实具体时空的再造,为进一步创造意义提供条件。

1. 节奏修复:感官协调中空间感知

原本我们按照在附近时空所形成的自身节奏感知着“城市”并与其产生关联。但社会生产的不断加速使我们自身节奏与社会节奏产生了分离,要求我们不断重复相同的行动来提高效率,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整自身节奏去适应社会节奏。并且数字媒体界面中呈现出的城市表象切断了我们深入了解城市肌理的可能,使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城市的基本感知能力。列斐伏尔用“节奏混乱”来形容这一现象,他在论述“日常生活的异化”时,认为“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为一种‘复合节奏’,当各个器官节奏协调时,我们处于和谐的‘等律节奏’中,反之则会产生‘节奏混乱’”^[18]。“节奏混乱”意味着通过视觉器官进行的空间感知与听觉、触觉等其他具身感知方式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同时也意味着感知的空间无法立体化,复杂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系列抽象的视觉符号。而数字媒介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使我们的生活节奏进一步被组织进缺乏切身经验的社会节奏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受访者	年龄	职业	受访者	年龄	职业	受访者	年龄	职业
1	24	学生	11	30	国企	21	23	待业
2	29	自由职业	12	24	舞蹈老师	22	23	家庭教师
3	25	私企	13	33	公务员	23	23	私企
4	20	学生	14	23	视频制作	24	24	教师
5	26	广告设计	15	25	研究生	25	22	学生
6	22	大学生	16	24	学生	26	27	网络编辑
7	23	学生	17	26	占主	27	25	私企
8	28	传媒公司	18	24	学生	28	23	学生
9	25	平面设计	19	27	私企	29	23	学生
10	21	图书管理	20	21	自由职	30	28	电商

中,让我们除视觉以外的感官进一步退化。而这带来的结果则是我们逐渐失去对空间层次性的清晰认知。

对此,列斐伏尔认为,这种节奏混乱的状态还应以身体来糅合节奏。“‘身体’具有从宇宙、自然、社会中而来的包括呼吸、心跳及器官内部等各种各样的节奏,是连接自然与社会的中轴,是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在身体上的集中表现”^[19]。“citywalk”便是青年群体用步行带领身体感知附近、恢复自身节奏的尝试,通过感受身体节奏并将身体节奏投射到附近来消解节奏混乱,回归身体和谐状态。在漫步的过程中,由自身步伐节奏所打造的流动的时空,处于青年群体选择与控制之中,给青年群体创造了不被外界节奏干扰的独处空间,来调适自身的节奏。“citywalk是我整理思绪的一种方式,当我不开心或者有事未解决的时候就需要走一下,等于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复盘。”(受访者12)在这个以“我”为中心的空间中,青年群体通过步伐感受到了自己内在的呼吸、心跳以及思考,身体节奏达到了和谐。

通过对身体混乱节奏的调节,给予恢复感知附近节奏的可能。我们生活周围的自然环境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内在的节奏却不得不从属于大尺度的时空结构,我们的耳朵、眼睛、手臂等绝不仅仅是登记与记录的消极工具,而是会与周围的环境节奏形成共鸣^[20]。“citywalk”过程中的青年群体用身体感知周围节奏,让自身节奏与附近的景、人的节奏不断互动,与其形成共鸣。在微风习习中感受惬意与愉悦,在静谧的月光下漫步街道时沉思生活,在公园中看到市井小吃与游人时赞美生活。“在漫步的过程中,我是很放空,我当时接触到风景,美好的东西,产生了放松的感觉。”(受访者15)“citywalk”漫步的过程中,“我”重新掌握生活节奏,连贯的自身节奏串起周围节奏碎片形成了对附近的完整感知,并在节奏修复的过程中重新与周围产生联系。

2. 城市拾荒:街道游荡的城市探索

原本城市中的人文古道、市集喧嚣为人们感知与理解世界提供了一座桥梁,通过它我们能看到宏观世界的具象化,探寻到世界的不同踪迹。然而,城市化与商业化对作为人文价值之一的差异性的抹杀,致使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如同鲍曼所言,“现代

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之所以这一行进仍须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到达的任何一处地方不过是临时站点。没有一处地方特别令人垂青,也没有一处地方会比另一地方更为理想”^[21]。我们找不到城市发展的历史踪迹和城市事物的因果联系,讲不清自己“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被从“意义之网”中剥离出的我们,面对的是无法与世界产生关联的失控生活,而这也正是青年群体当下面临的困境。为脱离困境,青年群体试图求助于数字媒体获得关于城市以至世界的完整景象。一方面借助网络媒介提供的城市意象,青年群体似乎认识了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网络中抽象的图片与文字抹去了实际情境中的复杂、细碎的关系,让青年面对世界时又讲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由此产生了无力感。

“在上海实习期间天天跟商业商圈打交道,在这种摩登环境中,常常有一种飘着的感觉。”(受访者27)沦陷于这种“失重感”无法给青年群体的真实生活提供任何参考。重返街头,亲身寻觅城市空间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青年群体抓住自己生活的城市,寻找安全感的一个“锚点”。通过探索城市的某个空间景观,青年群体试图寻找一些可被讲述的独属于自己的与世界的关系,而街道便是一个实际的可接近的城市空间。城市街道是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的表征^[22],它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探索的空间,无论是在城市大道的某个十字路口还是在深藏于城市中的某个小巷,都有着时代变迁所留下的痕迹。

“citywalk”的青年群体漫步于街头,期待着惊奇的到来。“citywalk”的青年群体想象着自己捕捉到某个瞬间,通过这个瞬间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他们带着相机穿梭在城市街头,定格下广州街头的车水马龙、昆明深巷大排档中的人烟、北京胡同中的报业历史,伦敦眼下的演奏会……通过瞬间的惊奇与愉悦中那种短促的决定性去窥见其背后的总体社会变迁。“瞬间皆是局部的总体,是对某个总体(全局性实践)的反射或折射,包括社会与其自身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的人与自然(即其天性和其周围的自然)之间的关系”^[23]。透过瞬间的捕捉,看见了城市中的变迁过程,找到了城市遗失的时空维度。在青年眼中,城市不再是一个可替代的一次性消费场所,而是

有着独特意义的永恒居所,城市在青年的漫步行为和想象性建构中开始重新焕发“灵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自身也从游荡状态拉回来,与自己生活的城市重新进行连接。瞬间的捕捉制造了一个让青年群体参与城市书写的机遇,在体验中制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获得了流动生活中的心安之处。青年群体漫游于街头,用切身体验去寻找“惊奇”以弥补自己与城市之间空缺的时光与意义,在错综复杂的城市内部关系中修补自我叙事的连贯性,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五、关系联结:青年城市漫游的情感展演

与城市的重新连接过程中除了重新搭建现实的时空关系修复自我叙事外,更重要的是青年群体在其中实现了自我以及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生产与再生产。情感连接是“流动地方感”重建的关键一环,在“citywalk”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对其漫游行为以及他人的互动行为进行仪式性的文化想象,在情感倾注的过程中,实现了具体时空中的关系联结。

1. 仪式呈现:诗意叙事的生活建构

“也许是第一次在运动中关注的不是规则,而是生命,不是遵守这个或那个信条的能力,而是以某种方式去生活的能力,快乐地、开放式地实践某种生命形式”^[24]。但在商业资本的逻辑中,唯有短期效应和迅速成功才能得到认可,绩效规则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准,我们看似在积极行动,实则只是不断重复模式化的简单反应,最终在功绩社会中逐渐沦为失去生命形式与风格的“赤裸生命”。而无所事事的不行动实则是一种行动能力,在“不行动”的行动中我们获得深度思考的空间,能让我们远离生命原始形式而富有人性的光辉,寻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是一种生命的仪式感,意味着我们虽然做事但是不为任何事物。不为任何事物摆脱了目的与实用价值,能奢侈地从容踱步。“citywalk”是青年群体恢复无所事事的一种仪式尝试,在不规划具体路线的“去日常行动”中,将自己从平日惯常中的“为了”这种生存形式中解放出来,将自己的感观交付给下一个街角。

“我的每次 citywalk 都是充满仪式感的,要做很多前缀工作,要把相机电池充满,化区别于日常通勤的妆容,最后 citywalk 完要发朋友圈,全流程一步也不能少。”(受访者18)“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包含很大程

度的无所事事,让我们从纯粹的生命中提升出来”^[25]。充满仪式的“citywalk”,是青年群体进行的一次斋戒,是对日常中为满足最低生存需求而不断追求绩效生活的一次斋戒。韩炳哲认为具有仪式感的斋戒活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无所事事的成分,它让我们的生命奢侈,营造一种节日感,从而让我们从纯粹的生命中提升出来,仪式感活动为我们“言说”事物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经历绘成的是文学的“诗”,而不再是惯常生活中功绩主导下的“信息”。“citywalk”的仪式空间,是青年群体可以“无所事事”经验身边一切的实体空间,摆脱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效率与实用价值以及因这些价值追求带来的精神焦虑,感受身边的土地和空间,不设目的与判断,让一切自行发生,从而达到与世界和解。

“无所事事中的行动在一个非规定性的场域之中,非规定性使人获得了创造不存在之物的能力”^[26]。青年群体创造性地调用欣赏漫步过程中映入眼帘的都市街景和落入耳道的自然之声,对此刻感受到的十字路口中的演奏乐队、模特般的异乡人、街边的特色小吃、盘头大姨、落日美景下的城市以及公园中的众生百态、人间烟火片段进行重组与叙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citywalk 是有一次在昆明南亚风情园跳完舞回家时。那天晚上夕阳很好看,周围建筑也很南亚风格,耳机里放着《风情万种》,有种我不是在昆明,而是在南亚度假的感觉。”(受访者3)生活重新填上了颜色,有了生命的呼吸感,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治愈,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获得了真实的经验,生命变成了一首可以叙事的“诗”,允许与眼前的情况保持距离,通过对事物的不同视角获得美的体验。

2. 意义生产:共识互动中的交往维系

“空间肌理(texture)不仅给那些在其中没有特殊位置、与它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也给那些实际上由它所决定的空间实践——也即它的集体性的和个人性的用途——提供机会……抽象空间依赖一种共识远甚于依赖任何以前的空间”^[27]。在当下以“功能性”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中,城市由一个承载着人与人关系的实体概念,变成了一个只能依靠居于其中的原子化成员共同想象所形成的若即

若离的虚体。为了达成共识进而捕捉到城市踪迹,青年群体不停辗转在各种圈层、“搭子”关系中,幻想着在各种互动尝试中找到能形成共识的稳定人际关系。共识的形成依赖于人们情感的倾注,短时、碎片化的社交无法真正满足青年群体的情感诉求,也终究不可能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真正地形成持久性的共识。社会渗透理论认为稳定的人际关系需要在时间上维系与积累,从表面化的沟通到亲密关系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相互了解和自我表露。同时,这个人际互动过程需要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完成,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链首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情境,人们的交往需要发生在特定的微观情境中,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与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28]。

“citywalk”是青年群体为人际关系互动构建的想象空间,“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在天气晴朗的胡同里漫步,去探索街边小店,逛累了就去喝咖啡,很开心”。(受访者5)在这个共同同步行的情境中,双方通过互动倾注情感能量,打造了一个情绪难以逃逸并可以实现交换的空间,“其实我们也没有干些什么,就是在citywalk的过程中聊聊天八卦,一起探探店,吃点东西,和朋友待在一起就很快乐”。(受访者2)在这个“慢”空间中,流动的不是信息而是情感,时间跟随着情感的变化流动,保证了双方可以实现情感能量的共享。

同时,在仪式互动的情境中人们对局外人设定界限,聚焦共同的关注点,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为每个参加者带来情感能量。青年漫游者们在“citywalk”的过程中与朋友分享进行着意义的共享—生产—再生产,并完成了一场以建立和维系关系为目的的盛大仪式。“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citywalk是我朋友来北京,然后我带着她在后海那一块儿转,我们看到后海那里有寺庙感觉特别像金殿(昆明金殿),我俩都很有共鸣,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受访者1)青年在“citywalk”中基于共同的符号认知,并在具体情境中进一步互动生产更多的共同想象空间来装载情感,意义的层层叠加筑牢了人际关系的城墙,在这一个个具体饱满的互动情境中促

进自身与周遭人和物的深度连接。

六、生活共同体建设:青年城市漫游的行动承诺

在漫游过程中,青年群体通过时空再造和意义再生产重新矫正了人与城市的关系,透露出青年群体主动地、热烈地建构富有生态性城市生活共同体的行动意愿,城市漫游也形塑出“流动地方感”的浅层性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的侵入。

1. 生态形塑:共同体逻辑下流动的城市生活

霍尔认为“青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看青年正在做什么可以窥视到当下时代的变迁”^[29]。“citywalk”的实践背后反映的是当代都市社会所存在的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断裂问题。现代技术加持下的社会排除了一切“他者”的阻碍,越来越不需要身体参与便能够获得知识的积累与精神的满足,社会飞速变换的外在形式与加速度内核也没有给青年群体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参照系。由于不愿与外部世界碰撞缺乏具体的社会实践,青年群体身体进一步钝化,失去了认知自身与周围差异的敏感,变得极度缺乏安全感,在每每被迫与社会、他人的接触过程中受挫而进一步封闭自己。青年群体渴望从社会的宏大叙事中找到安全感,渴望与世界接触,却又无法接纳身边的世界与之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全球性精英生活的‘共同体’与其他那些弱者和被剥夺者的‘共同体’之间只有非常有限的相似之处”^[30]。想象共同体与实际共同体之间的分歧,造成了项飙口中青年群体由于缺乏安全感又无可选择的失控生活。

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断裂问题,需要从两者之间的重新连接来寻求解决方法。重返具体时空中的“身体移置”成为可行的路径,在不断与“他者”接触、交流中,运用在移置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连贯、断裂的心理经验,弥补自身的缺乏,从而提高我们身体感知周遭世界的稳定性,重新形成良性的关于生活的生态共同体^[31]。让青年通过具体、微小的实践在城市空间中寻找美、发现美,探知身边的艺术“灵韵”,“再生”了城市的社会空间、人文空间和心理空间,“生产”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

在身体移置中,感知周围的世界,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用时间去沉淀与未知的他者互动的经验,不断搭建起自己与世界连接的经脉桥梁,在变动的大环境中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个体时空。“citywalk”所搭

建的时空不再是一种一次性逃离的场所,而是在具体场景中关注交织于人和物身上的关系脉络,在城市参与过程中重拾历史深度、拼贴社会关系图景,构建出丰富的、流动的城市生活共同体。在这一生活共同体中,“我”的经验在不断互动与有机调用中找到自由与稳定性的相对平衡,从而让“我”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中把握住“此在”的坐标,并在不断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反思与理解中具备了可以继续向前生活的能力,这种可循环的生态性构造属于自己的适应流动现代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也正是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窥视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整体与部分的脉络构架,同时又通过城市中鲜活的个例探析城市中的社会生态,为构建城市生活的生态共同体提供可行方案。

2. 行为批判:消费景观逻辑下的城市漫游的审思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将游荡者定义为业余观察者,他们热情或者忧郁地观察城市问题、参与到城市活动中^[32]。本雅明则将这个概念削减了原有的浪漫意味,游荡者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他们漫步在人群中却也常常保持心理距离,有意识地抵抗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对人的异化。在拱廊街上游荡的游手好闲者、拾垃圾者等边缘人,缔造了资本主义商业大都市中流动、奇幻的现代性景观,闲逛者们于巴黎漫步,他们每个人都漫无目的,只是盲目地在资本主义都市中游荡并寻找刺激,他们彼此之间冷漠、相互设防,这种齐美尔式的现代性特性共构了一幅特殊景观。

“citywalk”在当下成为火爆社交媒体的时尚单品,其原因与社会整体环境以及青年人的生存境遇都密切相关。从青年开始关注周边现实环境这一点来说,“citywalk”确实带给了青年群体一个精神疗愈性机会。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现实生活的烦恼依旧困扰着他们,青年还是沉迷于网络空间,继续为工作学习内卷而焦虑,为处理人际关系而苦恼,影响着青年漫步者们深入解构并重构城市生活的意愿和动机。项飙等针对“生活共同体”的思想提出了“附近”的概念进行解释,两者概念虽不能等同,却包含着不同生活空间的人与人之间频繁相遇的场景,关注“附近”是作为指导青年生活的一种方式^[33]。项飙在与《人物》的对话中谈道:“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

的世界,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勇敢是一种信任,非常具体的信任”。真正的“生活共同体”还需要青年群体勇敢地走进包括熟人与陌生人的真实关系网络中,与生活对话,在对生活周边的人的爱中获得力量,用时间浇筑每一段关系,真正学会爱自己的生活,在认识生活烦恼的过程中,依时依势嵌入多元城市生活样态中。

当然,也要关注城市环境是否为青年社会融入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德塞托注意到的,如牢笼般被城市化与商业化包裹下的城市,把大众囚禁其中,想要摆脱这个囚笼的“微抵制”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大众对诗意生存情景的憧憬和追寻^[34]。“citywalk”是青年群体想要追求的“咖啡与远方”的生活状态与实际生存需求矛盾下的产物。反观我们的城市生态,历史文物建筑的破坏与商业塑造下的同质化网红城市,一点点地蚕食着青年创造的空间中的人文气息。“感觉一直打卡网红景点的话,其实在昆明和在上海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还不如待在昆明,就像抖音上调侃的,你何必非得得到那儿去拍一张照,我手里有图借给你打卡。”(受访者30)这同时也是由于当下“citywalk”的景观化,在社交媒体中“citywalk”已经陷入沦为一个无内涵的空壳产品的风险,它不再是一种与自己、与周围社会对话的形式,而是为了博得流量简单的“模因”行为。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制造的“citywalk”的经验帖与路线,在青年群体不断复制与模仿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现实时空可操作、可计算化的统一,磨灭了青年体味一座城市多样化的时空关系的可能,城市中的人文气息越来越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漫步在消费都市中无差别的消费者。

因此,如果发掘城市流动中的“灵韵”,要充分关注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以及都市文化氛围、城市规划建设等方面因素,提防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再一次的意义空虚以及造成的对城市实体景观以及历史文化的破坏。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用好“citywalk”,去发现城市生活的有机生态,从而给青年以及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宜居宜业环境。

七、结语

城市既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情感空间,生生不息的人与城市关系构成了城市“灵韵”的价值内核。复刻技术摧毁了本雅明笔下的艺术灵韵,如今

加速社会和媒介技术也导致城市“灵韵”的消逝,却也为不同群体重新发现和探索城市“灵韵”带来契机。我们发现,“citywalk”的漫游体验创造出弥合城市空间正义和文化共享的“流动的灵韵”,青年群体通过身体移动、关系连接以及情感交融等新的经验方式不断锚定日常生命经验,在流动性城市空间中找寻城市百态,以此抵抗时空压缩和商业资本吞噬,恰是现代化城市所追求的文化品格,也是型构城市个性魅力的灵魂所在。让青年学着去触碰当下生活,不去幻想可以“找到意义”或“制造意义”,而是在努力理解现实和接受现实的过程中感知世界,或许是青年群体建构美好城市生活的根本方向。

参考文献:

- [1]刘俊.旅游新风尚:爱上“城市漫步”[J].人民论坛,2023(17):90-93.
- [2]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0.
- [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93.
- [4][15]郭晓丹.想象性疗愈:短视频打卡与小镇漫游者的地方感重塑[J].东南学术,2023(5):227-237.
- [5]曾一果,陈爽.恋地情结:传播媒介与地方感重塑——数字时代人与地的情感生成[J].东南学术,2023(5):216-226+248.
- [6]徐琳岚,文春英.“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3(8):70-79.
- [7]曾一果,凡婷婷.重识“地方”:网红空间与媒介地方感的形成——以短视频打卡“西安城墙”为考察中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11):71-89+128.
- [8]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5.
- [9]张晓晨.城市漫游者与城市空间[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8(8):108-110.
- [10]Latham A, McCormack D. Speed and Slowness[M]//Hall T, Hubbard P, Short J R, eds. The Sage Companion to the City[M]. London: Sage, 2008: 301-317.
- [11]Koohsari M J, McCormack G R, Nakaya T, et al. Neighbourhood Built Environment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Knowledg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Nat Rev Cardiol, 2020, 17(5): 261-263.
- [12]蒋宁平,杜京蔓,王邵佳.漫游:加速社会青年群体的减速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3(2):69-75.
- [13]薛岚,张静儒,韩佳妍.重新发现附近:惯常环境下的城市微旅行体验研究[J].旅游学刊,2023,38(5):127-136.
- [14]韩晓玲,刘迎迎.青年亚文化“城市漫游者”观看实践与视觉政治[J].当代青年研究,2019(3):78-83.
- [16]David Pinder. Errant Path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Walk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1, 29(4): 672-692.
- [17]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浙江社会科学,2011(4):11-18.
- [18][19]Lefebvre H.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M]. London: Continuum, 2004: 25, 18-19.
- [20][23]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的瞬间、差异空间与节奏视角——以列斐伏尔为例[J].哲学分析,2016,7(6):27-43+191-192.
- [21]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7.
- [22]奈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A].卢杰,朱国勤,译.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1-192.
- [24]Agamben G.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3.
- [25][26]韩炳哲.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8,19.
- [27]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87.
- [28]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
- [29]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胡疆锋,王惠,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87-88.
- [30]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6.
- [31]齐嵩龄.漫游者波特莱尔:从巴黎到台北,一个现代身体移置的经验[J].文化越界,2015,2(1):161-202.
- [32]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郭宏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 [33]项飙,康岚.“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J].当代青年研究,2023(5):1-9+21.
- [34]吴妍林.“微抵制”实践与主体性复归——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探析[J].科学·经济·社会,2023,41(5):21-31.